

林斤澜大哥走了。永别之痛，万箭插心，哀伤之情，难以言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俩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都还没发表过什么作品。1951 年奉派参加“中央土改团”，分赴安徽和湖南参加土改。我们在外地期间，“北京人艺”进行改组，创作组取消了。我先回京，被调到了北京文联。过了些天，我上王府井大街，意外地见斤澜迎面走来。我问他何时回来的，现在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三天，人艺要他自己寻找工作单位。他想请延边朋友帮忙在那里找个工作。我说：“你这温州人到朝鲜族自治州搞写作，未必合适吧？我给你去游说一下看，要能叫你来北京文联，就不必去延边了。”他无可无不可地说：“试试吧。”

我找到文联领导、老诗人王亚平，吹呼了一通林斤澜的人品和才能，提议把林调到文联来。他叫我写了份建议书，然后在上边批了“此人可用”四个字，决定了斤澜此后的人生旅程。

我二人以兄弟之交，结伴走过半个多世纪。他不仅在写作上给我启发，在生活上也给我帮助。

我母亲在世时对斤澜则充满感激。我定成右派后被发配到外地改造，一些熟人为划清界限不再与我来往。斤澜当时上有老下有小，他母亲有严重的老年症，女儿是能闹哄的孩子，妻谷叶天天上班。许多事都由他顶着。可每逢年节他必带着礼品来看望我母亲，劝解老人对我的担心，感动得老人热泪盈眶。老人去世前不久，还跟我说：“你再忙也要去看看斤澜，忘了谁



也不能忘了这个好人呀……”

人是好人，可他很长一段境遇却用不上这个“好”字！

他是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参加过“2·28”斗争。后被叛徒出卖，被关进国民党军事监狱，性命难保。幸而叛徒的父亲还有良心，觉得儿子害出人命太损阴丧德，极力补救，花钱买通官员，保他出狱改为“狱外监管”，台官员本打算收完钱过几天再把他抓进去的，不知斤澜弟弟是海船上的一大副，出狱后由弟弟把他和未婚妻谷叶藏进锅炉舱中连夜逃到上海。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成了他的“重大历史问题”，他的交待虽清楚，但在大陆找不到证明人。不仅未能恢复党籍，而且政治上被定为怀疑、观察的对象。那时我很为他此事着急。他却笑哈哈地说：“不急，台湾总会解放，台湾一解放就解决了。”

没等来台湾解放，却等来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北京文联的一位‘头人’心中预定了右派分子名单，他的名字排在我前边。“引蛇出洞”时一再动员他“解除顾虑，大鸣大放”。但他谨言慎行，自己不说话，别人说什么他也概不表态；二是刚出生的

含泪忆斤澜

邓友梅

女儿帮了忙。在鸣放最激烈的那场会上，忽然医院来电话说：给他女儿布谷开的药拿错了，情况紧急，叫他赶快带着药抱孩子来诊断！这次会他侥幸缺了席，结果凡在这次会上发言的人，后来大部分划入了另册，包括我和汪曾祺。在批判我时，领导人提醒他“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跟邓友梅划不划清界限，对你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如此，在批斗我时他仍然一语未发。

没抓到把柄，无法戴帽子，没戴帽也得算“漏网右派”！北京文联领导带头写文章批判他的作品；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审查这个漏网之鱼。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险恶处境就更不必说了。他心绞痛反复发作中还叫他下乡劳动。幸好碰上主治大夫李惠薪也是作家，顶住风头，严格按医学规范证明他必须停止劳动，单位才把他从乡下召回。同时调出机关，“下放”到一个电影院去为观众领座。好在电影院的职工很友善，知道他病情后，交了病假条就不用上班了。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这漫长困苦的人生道路，林斤澜的政治理想和文学追求从未动摇。他以冷静、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多么无理的刁难，意外的苦恼他都能哈哈一笑了之。他这不

露锋芒，轻松而坚定的作风，对我起了劝导、示范、化解和鼓励作用。在我最悲观、消沉的时刻，只要和他喝喝酒聊聊天，听他哈哈一笑，立即轻松起来，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我也曾经怀疑他那哈哈的笑声是否盲目乐观，过于自信的体现？

结果，历史证明了他的乐观自信是有科学根据的。虽然他没等到两岸统一，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根据他多年的实际表现，为他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接收他重新入党。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复兴，他以前的作品像出土文物般引起全国重视，而一篇篇新作潮涌般喷发不止，掀起一次次斤澜热。被选为北京文联副主席，又当上了《北京文学》的主编。处境与从前虽有天地之差，他的为人却一成不变，不钻名利之网，只以雕文为乐，只求做闹市中散淡的人。

他在公开场合常常以笑代言，但好友之间交流则有话直说。“文革”结束后有一阵汪曾祺心情低落，放弃写作，他又劝汪写小说，我们要等他一起出选集；我倒霉时他劝我坚定信心，乐观等待；我复出后当选中国作协理事，调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在北京文联欢送会上，庆贺声中唯有他直率地说：“调他去当书记，对友梅和工作来说，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像这样真诚的朋友一生能有几个？

对他的文学成就作评论，我没这个水平，谈点个人交往中的小零碎作为纪念。放心走吧，斤澜兄。



城外小景(水彩画)

戴小蛮

在众多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新书中，冯敏飞的《历史上的 60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引人注目。

该书视角独特，即选取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在建朝立国 60 周年之际的若干情形，进行评说。立足于这样一个新视角，通过对西汉以来 13 个朝代建国 60 周年之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正反两面剖析，清晰说明国际和平、民族和解、社会和谐是“盛世”的必要条件。同时，对于有些朝代何以相对“长寿”，而更多朝代何以“夭折”，作者又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进行了截面剖析。

当年大明开国 60 周年之际，即 1428 年，宣宗朱瞻基治贪、治边，对政治、经济、社会进行一系列改革，可以想象他多忙乎。然而，并没有一种制度保证大明王朝的每一位帝王都像他那样勤政。人们印象中，明朝似乎是治贪最严的朝代。那时法律规定，只要贪污 60 两银子，不仅要处死还得剥皮示众。明朝立国 60 大庆之年，朱瞻基还查处了两个大贪官。然而，

正如该书作者所言：“要说封建帝王会真心实意反贪，我仍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贪腐是被朝廷“逼”出来的，而相对于“谋反”等罪，对贪腐则简直算是放纵。如此懈怠的王朝，岂有不灭之天理？

另一种情形是盲目求政绩，瞎折腾。南朝宋与北魏数十年和平相处，至



有益的历史启示

杨昌昌

南齐新皇上萧道成登基，新官上任三把火，想吞并北魏。对于国家来说，能够吞并邻国，而不是被邻国吞并，当然是件大好事。问题是战略不科学，决策不民主。为打败北魏，他决定在距敌军事重镇寿阳数百里的浮山建坝截水，企图将寿阳一举淹了。可是这里的河床尽是泥

沙，不适合做大坝，技术官僚坚决反对。

在专制体制下，再多的人反对也无效，这大坝不仅没停建，反而大干快上，胜利竣工了。可没署几天水，坝就出所料地垮了。所幸洪水季节未至，没有造成太大灾难。但圣旨不能动摇啊！又经过 13 个月的努力，大坝重新筑起。及至雨季来临，水位暴涨，大坝一溃而散，惊

天动地，数百里浩浩荡荡，建立在坝上的军营和下游的百姓 10 余万人，被洪水一卷而光。如此瞎折腾，无怪乎南齐成为南朝 4 个朝代中最短寿的，仅 23 年。

说折腾，更为甚者当数秦始皇。他开创的江山，那么强大，他本人又那么

棣花老街

李育善

碗，正挑起一筷子长面条，很有劲地闪了两下，便塞进嘴里“扑扑喽喽”吃起来。问老人老街的情景，他雪白的眉毛往上一扬，皱褶的脸上绽出自豪，乐呵呵地说：“想当年，这街上南来的北往的，经商算卦的，“雪拥蓝关马不前”时的雪花；那土堆上的一株黄灿灿的油菜花，也许是王维夜宿时逸出的一行诗意。来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著名小说《蟹工船》最近在我国重新出版，引起读书界的极大关注，当今之时，热衷于“悦”读青春小说的读者，或者热衷于畅销书写作的作家们，对于小林多喜二早就陌生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鼎盛时期，小林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军作家，他的小说代表作《蟹工船》，写作于 1929 年。彼时小林只有 26 岁。小说一经问世，立即造成巨大轰动，就在小说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自然也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极度恐慌。

1931 年，小林多喜二参加日本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华战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小林多喜二等一些日本革命者，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转入地下活动，积极宣传反战主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小林多喜二为日本反动势力所不容，于 1933 年被日本特务当局逮捕，当晚日本特务对小林多喜二施以酷刑，当夜他就在特务的折磨下不幸遇难了。小林多喜二被害后，鲁迅先生发出唁电，唁电称：“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小林多喜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是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侵华战争而壮烈牺牲的。中国读者像喜爱本国作家的作品一样，喜爱小林多喜二的小说，他的小说在中国拥有广大读者。

二战过后几十年的日本，时过境迁，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当今日本社会思潮也不再像小林时代那样激进，更由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文学转向，新一代日本作家占领文坛，但日本社会依然没有忘记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残害致死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没有忘记为日本人民的尊严和幸福奋斗、死于日本军国主义酷刑之下的小林多喜二，他再度受到日本民众的尊敬和

爱戴。在世界经济海啸突发的时刻，日本读者想起了小林多喜二，想起了曾经鼓舞日本人民战胜灾难和黑暗的无产阶级作家，想起了小林多喜二小说中崇高坚强的精神力量。

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很难预测的，谁能想到在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会突然遭遇罕见的经济动荡，战胜突发困难，什么最有力量？我们说信心比黄金更有力量。而信心来自哪里？信心来自战胜灾难的勇气，来自一个民族战胜苦难的记忆。

今天，海上捕捞的蟹工船不再存在，小樽海滨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不再，

那两艘挤死船工的大船不再，但广大民众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斗争，勇于反抗的精神依然存在，前辈无产阶级作家留给后人的坚强意志和无畏精神正变成无限珍贵的精神财富。

苦难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常说，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这可能是当今小林多喜二作品再次畅销的一个原因，面对世界经济海啸，唯一的选择就是同舟共济，互利双赢。而要创造同舟共济，互利双赢的经济效果，只能从自己民族的苦难过去中汲取力量，从自己民族过去的苦难记忆中站起来，度过时艰、取得胜利。

发生在去年的“5·12”大地震，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灾区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今天我们在为灾区人民重新创造美好生活的成绩欢欣鼓舞的时候，更没有忘记我们在抗击地震灾害时表现出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已经属于历史的力量，永远是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在历史灾难中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为拥有这样的财富感到骄傲，更以这样的精神力量创造更光辉的未来。



矛》，就是在上海出版的。

这次展出的画作《上海之夜》、《海誓》、

《残月》、《交河故城的落日》，欣赏会朗诵的诗歌《微笑的中国》和诗集《盗月亮》中的部分诗作，都以色彩的浓烈和构思的精深，获得了观众和读者的赞赏。（谢菁菁）

严阵画展暨诗歌欣赏会举行

上海图书馆、上海文化名人手稿馆日前成功举办“诗画交响——严阵画展”

严阵是上世纪 50 年代就蜚声海内外的诗人，他早期的诗集《江南曲》、《竹

强烈地奢望“万岁”，但建国后他不停地折腾，又是大筑廛山墓大造阿房宫，又是焚书坑儒，天良民心丧尽，只区区 15 年，江山就乖乖地让给刘邦。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吸取教训，不懈怠，不折腾，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结果迅速开创“盛世”，江山长达 200 多年。接下来的东汉，也“无为”，出现过“中兴”，维持近二百年的寿命。说明只要不懈怠、不折腾，开创一个盛世应该不是太难的事。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太多了，每改换一次都伴随着一场大灾难，而换来的仍然是大同小异的官府，仍然得侥幸逢个好官。因此，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呢？作者写道：“那就是必须将钟表的发条改为石英，不必过一会儿就得麻烦中央去上发条，而把官员交由当地人民监督，让社会像石英钟表那样自动持续地运作。”当然，更不可弄到需要社会上发条的地步。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看看历朝建国 60 周年之时的情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历史规律的理解，进而把我们的历史写得更好。

一样。”说着，又狠狠地吃了一口面，叹息道：“哎，现如今人都撵新官路去了，街也不街了，只剩我这死老头子还舍不得离开。”

北面街房后，原来是水田，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芦苇和莲藕，莲菜以香脆多孔受人青睐，远近闻名，人常说棣花人实在，莲菜却多心眼，说的就是这个理。

每到盛夏，美妙的景色使人不禁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如今小小的荷塘，也只有几个残枝败叶了。

街南面大片大片的稻田因丹江河床下砌也起成旱地了。靠西南建起的几十个塑料大棚，农民正在忙碌着。大棚中间有一条路可以去丹江河，这里的河水清澈见底。我在地畔上采了几枝野棉花，让女儿激动不已。

从棣花回来，又读了《《秦腔》后记》，我突发奇想，若抓住契机，把往日繁荣的棣花老街恢复起来，建成一条新的老街——清风街，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前景的旅游景点呢！

大地

国旗与国徽

宁明

仰望国旗

四颗小星与一颗大星
围坐在红土地上
一边聆听动人的故事
一边和风儿一起
啦啦啦啦地歌唱

国旗飘扬在蓝天上
把云朵，擦得更加洁净
鸟儿从它的头顶飞过
都要用动听的啁啾
向着迎风招展的旗帜
表达最动人的敬意

国旗飘扬的旋律
比风传得更远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
都能在心中听见，它火一样
燃烧的热情

仰望国旗，不必
一定站在天安门广场
只要把它舞动的身姿
深深刻进心里
每天清晨，便都能看到
一团不息的火焰，冉冉升起……

擦亮国徽

国徽是一面镜子
映照着一个中国人的脸
擦亮国徽，才能
让人民的笑脸更加灿烂

每一次擦拭国徽
我心中都感到格外的温暖
就像抚摩着母亲欣慰的面容
并将麦穗一样的两鬓头发
轻轻捋到，她慈祥的耳边

我熟悉国徽上的每一个细节
领会它表情里的全部内涵
微笑的国徽
浸润着我三十年的青春和汗水
一种神圣的责任
日日夜夜
都牢牢地镶嵌在我飞翔的翼尖

我是专为国徽的明亮而插翅的人
从蓝天上采回的云朵
每朵都洁白纯净，质地柔软
我舞动钢铁的翅膀
轻轻拂过
国徽的庄严

三十年坚持改革开放
民族振兴，经济腾飞
国内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
综合实力增强了多少倍
红红火火改革开放三十年
锻造出“80 后”的新一代
任凭风云变幻，从容应对
中国人正大步流星
奔向全面小康社会

我，站在金水桥桥头
重读汉白玉盘龙华表
读出了——

中华民族的历史符号
曾几何时
东洋刀砍——不倒
西洋炮轰——不碎
读她，读出了——
品质的纯粹，思想的深邃
气质的华贵，巨龙的神威
让我们举起斟满的美酒
与汉白玉盘龙华表一起
为共和国的六十岁干杯！

我，站在金水桥桥头
重读汉白玉盘龙华表
读出了——
她，六十年前聆听的
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
阵阵欢呼的声浪
传遍了神州的山山水水
从此，中国人民挺直的脊梁
成为屈辱与尊严的历史界碑
强盛，从世界的东方起步
贫弱，在神州大地上结束
中华巨龙，又抖起了神威
在世界民族之林重新定位

我，站在金水桥桥头
重读汉白玉盘龙华表
读出了，三十年前
她目睹的游行大队
高举的横幅大写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无畏
带领人民冲破戒律清规

